

感覺的邏輯

張小虹*

德國學者班雅明在一篇探討超現實主義的文章裡，提到自己在莫斯科的一次投宿經驗。為了即將到來的宗教會議，旅館裡擠滿了來自西藏的喇嘛，喇嘛住宿，地水風火，最怕關窗閉戶，於是乎整個晚上無法入睡的班雅明，不斷被走廊上因風而砰然關上的房間門所一再驚嚇。惶惶然，他日後追憶說，這或許正是讀者閱讀超現實主義大師布列東 Nadja 一書的感官經驗，「一本轟然砰聲關上門的書」。

對班雅明來說，生命中最大的喜悅，乃是在能清楚感知自我的一時半刻，無所驚怖，想必對神經超級敏感纖細的他而言，絕大多數的生存時刻，都是在驚嚇與恐懼的過量匯流中度過。驚嚇就是感官經驗的超度承載，身體的強度穿刺，所以他會說，十九世紀的抒情詩，就是城市現代性經驗的驚嚇，詩就是詩人的驚聲尖叫。

「文如其人」當有新解，歷史哲學家的身體就是歇斯底里的身體，沒有驚嚇，就沒有班雅明，沒有班雅明筆下的抒情詩人，班雅明的巴黎拱廊街，班雅明的歷史寓言與影像辯證。於是乎每次在課堂上教授班雅明，總是愛跟學生開玩笑，妳們瞧，他是一個多麼膽小恐懼的人，但他的文字卻體現了時代動量的最大震幅，有人敲鑼打鼓都鬧不醒，他連一個關門聲，都嚇得魂飛魄散呢。

今夏酷熱八月天，在書房裡磨蹭，想寫一篇身體—城市的電影論文，就侯孝賢的《咖啡時光》吧，好喜歡那種散漫恍神的日常生活興味。在家裡找出了《咖啡時光》的DVD，坐在沙發上觀看，哪知看著看著，就看出了一種電車的晃動節奏，一種身體的暈眩感。從小到大都暈車，但還沒有一次是在家中坐，卻因看DVD而暈了起來。從開場第一個滑過矇矓清晨的一列電車開始，侯孝賢的《咖啡時光》都給你一種身體的節奏，在車上也好，不在車上也好，一樣都是緩慢規律的晃動，一樣都是似有若無的電車聲耳邊迴盪。於是乎敏感的暈車的身體，讓我找到了以電車作為《咖啡時光》影像動情力的切入點。

想來好笑，從小困擾我到大的逢車必暈，原來在關鍵時刻，也可以搖身一變，成為潛藏在學術論文裡的身體感覺，蠢蠢欲動，晃來恍去。直到某天上網找資料，在影評人藍祖蔚的部落格裡，看到一篇他記述與侯孝賢導演對談《咖啡時光》的文章。侯孝賢說，他愛火車是因為搭汽車會暈車，只能坐火車。「坐咖啡廳就像坐火車一樣，幌啊幌的，那種平穩的節奏，人就恍神了」（<http://blog.yam.com/tonyblue/article/34911>）。

當下燦然一笑，滿心歡喜，我就知道他也是會暈車的。

*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